

山房隨筆  
山居新話  
東園友聞

就日錄  
遂昌山人雜錄  
農田餘話

閒居錄  
雪履齋筆記  
東南紀聞



閒

居

錄

吾衍撰

中華書局

## 四庫全書提要

閒居錄一卷。元吾衍撰。衍有學古編。已著錄是書。乃衍劄記手藁。陸友仁得於衍從父家。錄而傳之。猶未經編定之本。故皆隨筆草創。先後不分次序。字句亦多未修飾。其中如駁戴侗六書。故妄造古篆一條。辨徐鉉篆書筆法一條。皆與學古編互相出入。蓋先記於此。後採入彼書。而初藁則未削除也。然零璣碎玉。往往可採。如辨顏氏誤解勿勿。辨魏伯陽參同契誤以易字從日月。辨杜甫非不詠海棠。語皆有識。惟論堯典中星。以爲四時。皆以戌刻爲昏。未免武斷。論借書一瓿。謂以璽盛卷軸。亦爲穿鑿。以及論奧竈字。與爾雅相違。論五伯字。不考後漢書。禰衡傳。以爲唐人行杖之數。皆不免於疎漏。其他雜談神怪。亦多蕪雜。以衍學本淹通。藝尤精妙。雖偶然涉筆。終有典型。故仍錄存之。以備節取焉。

# 閒居錄

元 吾 衍子行撰

昔有老叟垂黃髮容貌甚異捧一竹篋中有木佛經卷香爐之類行且拜曰今年大熟每春卽出秋至不知何往自是歲皆豐稔至元丁亥歲忽不出遂大水自後莫知死生歲亦不復前稔矣余祖母年七十餘云自幼見之形容亦只如此

孤竹君姓墨

音眉

名台

音怡

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麟詠史詩注伯當作仲

越士王榮仲不能通訓詁見古書輒不悅一日見楚詞嘆曰作文如此艱澁宜乎投水死也聞者笑之蔣洎字景裴居葛嶺寶勝寺東廡之偏扁其室曰自庵人因稱之無僭石儲而巾褐不完晏如也好抄書而牀頭及窻側塵積者三百餘束然草草不可讀彼自能識也名公士夫多器之每一入城訪諸公必終日既歸白土書門者又滿矣然淳朴多輕信或戲以虛名給之次日必詢其何人而欲往謝年七十餘而筋力不衰一日余於丁氏家觀降仙忽灰書曰可迎蔣地仙已而蔣至衆皆異之已而復書曰吾別公百四十餘載今會于此甲午當復會矣是時去甲午尙遠及甲午人皆爲之憂而蔣無恙遂以爲昔日扶乩者之妄後四歲冬忽病不起問其日則甲午日也平生所藏舊書古器之類有崔氏者取去爲之易棺槨云將病之先入城而歸有滑稽者以白土書滿門燭之皆城中算命名字余知其不祥乃命盡之先兆也

蔣晉  
賤人

晚宋之作詩者多謬句。出遊必云策杖。門戶必曰柴扉。結句多以梅花爲說。麝腐可厭。余因聚其事爲一絕云。烹茶茅屋掩柴扉。雙簾吟肩更燃髭。策杖逋仙山下去。騷人正是興來時。或可爲作者戒也。

蔣景裴嘗誦存誠上人詩云。別後多遊滄海東。忽攜詩卷到山中。立談數語飄然去。滿徑松花落午風。余甚愛之。

宜興問將軍廟傍有淨耳者居焉。一夕夢使者召曰。將軍命爾明日可來。將而思之。此地無所謂將軍者。必廟神也。遂齋潔以往。顧神像頗大。燕巢在其耳。遂去之。復以巾拭淨。再拜而出。是夜復夢將軍語之曰。爲吾治耳甚善。無以酬汝。今與汝一臂力。自後舉重物皆若輕焉。其土人多言之。

錢翼之言錢塘人李氏過峨嵋山。見奇石取之。欲種菖蒲。恐傷其峯。因置之衣笥中。至王涇登舟。舟人疑其重。以爲載寶。因夜俟其熟寐。斧殺之。併其寶死焉。無益害身。知命者宜戒。

至元間釋氏豪橫。楊總統發掘陵墓。奪取宮觀。孤山和靖墳亦被發。然無它物。但得一白玉簪。屍已空矣。其亦仙者耶。王元章有詩云。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空餘白玉簪。後又鑿靈鷲山壁爲佛像。時小民之無賴者多爲僧以逞奸。王復有詩曰。白石皆成佛。蒼頭半是僧。亦佳。

王總管宋之老兵也。宋亡失志。常以蒲席爲衣。或寄宿道院。及市井人家。自稱王總管。然每到之處輒利。故人爭邀之。然多不往。諸酒館或遇其來。急以酒與之。乃滿飲。擲杯于地而去。則其家終日獲利。倍於它日。皆呼爲利市先生。嘗客石函橋許公道院。夜立以寐。時方大雪。牛羊多凍死。王乃解衣入水。扣冰

而浴。既出汗流如雨。真異人也。平生每狂歌。人聽以下休咎多驗。

宋之末年。姑蘇賈餅家。檢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啓塚見婦人臥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爲人所覺。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國初時猶在。後數年方死。

大德九年七月。大雷擊仙林寺佛殿。取帝釋五藏塑像被擊。遂作驚愕之形。亦釋氏之恥也。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乃匠氏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爲方。而疑其多添兩襟。製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卽應如矩之義。續衽乃所添兩襟也。更加鈎起。紐于肩上。卽是鈎邊。若以斜爲方。豈聖人正心之意。朱文公只作直領。而下裳背後六幅。正面六幅。分兩旁。若交其領。無乃背闊而前狹。又肋下兩縫向前。或剪圓裳。旁曰鈎邊。尤爲可笑。只按深衣玉藻二篇。正經製度自見。世儒自不考耳。

沈道士賈醮筵之錄。居北橋。未幾以下瓦屋廉可儼。遂以一屋之費。而得二室焉。乃大爲印造之所。有粘綴者。令孕婦爲之後。月餘。忽粘寶錄。婢暴死。不數日。忽雷震其鄰。賣罐燬徐五。沈在徐舍。見雷神。以帝言責之。仍以斧揮其首。遂仆地。良久乃蘇。時有二道士在旁。並無所聞。但見火光。沈自此竟病心。常恐懼戰栗。口不能言。人有問之。但云可畏。問所見。曰見雪。蓋喪其陽故也。如此數年。終莫能愈。足以爲鑒。濟之戒。亦大德九年事。

越人孫起岩來杭。與友人遊舊內。時內已爲興元寺。有大閣。舊常朝殿所爲也。夜宿其側。至四鼓。大呼。一

寺皆驚乃其覺也。既寤，尙不能言。已而問之曰：夢登閣，爲衣朱紫者數人，執而責之曰：汝不能作詩，輒敢登此，欲歐之，得一人解，遂得釋。杜子美云：詩成泣鬼神，信矣。

杜甫無海棠詩，相傳謂其母名海棠，故諱之。余嘗觀李白、李賀等集，亦無之。豈其母亦同名耶？則知蜀中多海棠，以時人往往入詩。若後宋之言梅花，特厭而不言耳。

凡作新物，必忌不吉等事，而修造屋舍，乃買故薦，劉爲泥壁草筋，故薦多是易寶所棄，乞人收以取利，勿用可也。

俗稱徐絃篆字，中心一縷濃墨，言用筆直非也。筆直當分開，濃墨在兩旁，安得當中。

大德間，州學皆設經師，爲之者多非其人，利祿而已。一日御史問禮記師禮記何人述，竟不能答，或耳語之曰：戴聖。邈然曰：戴勝降于桑，其謬若此。其人已死，不欲書其名云。

杭州北郭有僧曰禮公，性曠達，嘗閉門獨酌，而舉賓客之禮，從者皆笑，而禮自若。亦古人獨酌勸影之類。王右軍蘭亭序，文固自佳，與文選並觀，則無宏大之氣，昭明之不取者此也。非有他說。銅雀瓦硯，可比端石，及觀古墓漢磚，與今世磚無異，則知古人磚瓦之土劑不同也。

俗儒談易，多鄙象數，乾九坤六，乾天坤地，非象數而何。

夜遊錄有言：象象皆假畜獸以名，象爲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又按說文：倉頡易字象蜥，易形蜥，易善變，則知古人托之以喻其變，不

疑也。或言日月爲易。按易字無從日月之說。而伏羲畫卦時。但云八卦。重卦之後。以其變化無盡。故有變易之名。不可以日月爲惑也。

任叔實言。近歲四明有人於地中得一陶器。作虎形。仰首張口。其人疑其酒尊。蓋古之溺器。虎子是也。毛詩三百餘篇。多出委巷之言。而典雅若此。後世語言畧牽文義。匹夫已莫能曉。秦有偶語詩書之禁。黔首之愚。本諸此乎。

釋氏書言。明帝時佛法入中國。有鄙其教法者。僧請爲三壇。以佛書與儒道書並焚。二者皆灰。而佛書卷軸無恙。旣云佛書。初來皆是貝葉。何有卷軸。昔秦焚書。萬世罪之。明帝有此。尙得諡爲明乎。

陰陽之氣。激而爲雷。理自然也。而往往雷擊之地。掘得斧楔。而穿柄處有孔。圓半寸許。兩面交碾。參差有孔。若玉工所造。似石非石。大率類古陶器。亦有化爲瑪瑙色者。殊不可曉。楔形如木工鐮。斧類鉞。

世俗言臘雪一尺。蝗蟲遺子入地一丈。以其尺雪之水。可滲入地一丈云。

堯典定中星。以戌爲昏。世俗稱黃昏。戌是後世不問日之短長。但以地上日入爲昏。日短則不及戌。星未中也。說文謂火死於戌。是日至戌。乃無光耳。或言日行今古不同。及考諸歷。至今仲冬日躔星紀。卽月令之日在斗也。日躔在斗。至戌時則昴星正中。日短星昴。無有差貸。何可言差。因知堯典以日躔星紀戌時爲昏。月令以日躔星紀之日。地上見日爲旦。日入爲昏。不知天者一概論之。故云差也。若能作一圓圖。以二十八宿分十二次。舍剪爲活盤。於外作一定盤。晷十二時環之。午上子下。隨四仲以日加戌。

堯典中星見矣。太初歷冬至日在午一度。以中氣言也。非日躔星紀之日也。堯日起虛一度。亦同斯義。大德丁未。兩浙饑。浙東爲甚。越民死者殆盡。父食其子。以圖苟存。戊申春。繞市賣越州觀音現身圖云。有婦人至任氏家。語歲荒事。謂昔年浙西荒。小兒能累甕爲塔。拜念觀音。遂獲豐稔。而越民不顧。乃有此報言訖。令任視壁。遂出任見壁有觀音如畫。光明滿空。自是而市井皆爲小塔。互相誇尙。小民老稚相率。繞街禮拜。殊可惜惡。已而問及越人。竟無是說。乃市中賣畫之家。妄設此說。爲謀利之計。州府雖加警責。而愚民之惑自若焉。

世有透光鏡。似有神異。對日射影於壁。鏡背文藻。於影中一一皆見。磨之愈明。因思而得其說。假如鏡背鑄作盤龍。亦於鏡而深刻作龍。如背所狀。復以稍濁之銅。填補鑄入。削平鏡面。加鉛其上。向日射影。光隨其銅之清濁分明暗也。昔徐生操示余。因以告之。後數日。家志行取去。忽墜地而碎。痕跡並見。果不出所度云。昔沈存中筆談。嘗載此境。而不得其說。因記之。

古人製樂。皆用律尺。九九八十一分。琴瑟鍾簫管等皆準之。故八音克諧。後世琴瑟太長。長則聲緩。笙不用匏而用木。木實而聲過清。鍾太圓。圓則聲清而搖。故不協也。生律之法。以積算之難。人遂不學。今立簡易之法。假如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即以紙條依律尺九寸裁斷。於三停中去一。卽是林鍾六寸。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亦以紙六寸如前。於三停外添一停。是添二寸。共得八寸。上下損益皆如此。至蕤賓再起三分益一。上生之法。不費積算。律呂備矣。依此截竹。大小如律。歷志所說。加以清聲。

隨十二辰編之。卽象鳳翼參差。若左右自外而內。合列編之。則兩旁長。中央短。若樂圖所畫。仍以漆爲底。卽成雅音。四清聲。乃子丑寅卯四管之半截也。

王道醒頭藥行在有名歸附以來。其年已七十許。至元間。州府多貪婪之政。每貨藥於市。則大呼曰。把鈔來。你醒也不醒。似有警耳。

宋之末年。有狂士人。於市井賣小兒學書字本。一貫三張。每遇人問。卽隨口成詩。亦張山人之類。時賈似道專政。每遭而罵。亦無如之何。其字本未嘗有買者。已而狂發。必盡扯碎衣服巾履。皆不暇顧。人多與之錢。歸附後。猶在。至元壬午。死於親戚家云。

戴先生。臨江人。名道亨。有異術。能煮麻莢爲油。松脂爲蠟。與真皆無異。其他不可勝紀。每雲游。卽以此易飲食。咸淳間。多游好事之門。有欲得久留者。輒糞穢其家。能坐在立亡。丙子之亂。嘗寄食余舍。言勿憂兵革。吾能令汝輩運氣而死。卽無所苦。吾當相繼終耳。已而歸附兵息。乃辭向所與交者。曰。事定矣。且可無憂。遂歸錢唐門外九曲城下許公道院。尸解。不知其年。

林回陽。名自然。臨江人。善導引之術。咸淳間。有朝士楊文仲。股上患贅。大可半斗。衆醫莫能治。有言其人因召之。但相與對坐。教其導引運氣。不數日而愈。因厚禮之。常遊宜興張公洞。見諸仙人。與之飲酒。素不識字。忽作歌曰。訪果老洞天。撞見神仙。飲三盃。復三盃。又三盃。不覺醺醺醉。回頭看人間。身在青煙外。常自歌之。或如曲調。或時如讀書誦經。皆此詞也。宋之末年。忽別去。不知所往。後數年。有道士見諸

蜀山呼之不應，追之不及。

沈鑄善造銅鼎彝等文，藻古色，皆可亂真。宣和以來，一人而已。大德間死，有子紹其業。至大初亦死，今所鑄遂爲奇物云。

韓風子善修硯，有百碎硯，但不失元屑，修之若無損者，亦善修古銅器，惟硯爲絕精。居蒲橋，四面土牆，門若狗竇，凡所用皆古器，夜宿置中，與人言無尊卑，皆爾汝，嘗得錢，卽於酒市一舉而盡，是亦異人耳。名文善。

雲嶽給喪事，於宋莫敢用。至元間，前駙馬爲今左丞相喪，用之。人遂因之。韻書之作，實本於說文之諧聲。字如瓊、籠、澗、臠、惛、泥、靡、罪、應、鎚、份、粉、邗、駢等類，皆以龍、豐、尼、非、盧、分、干爲諧聲，而韻書中皆分析爲各韻。若能依說文諧聲之法，別爲通韻，則毛詩、楚辭、古賦、選詩之韻，了然可知。若作唐人律詩，當止用近韻。

古書無无字，惟易有之。其初本於蔡邕石經，以易中無字多，故隸法從省。道家書本於易，凡無字亦皆作无。後人云：无字象天傾西北，直以俗書妄解耳。

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黠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註其下。後人讀市作市，應字故疑福爲別名也。

顏氏家訓云：世稱勿勿，不知所由。按說文：勿者，州里之旗，所以趣民事，故忽遽者稱勿勿。大爲謬誤。說文

曰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又連書旂字于下云。或从於。音卽周禮旗旂之旂。今周禮作從牛亦誤也。旂字說文作恩。解曰。多遽恩恩也。从心从囟聲。當是此恩字。顏氏之說誤。

禮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當以子之哭也。壹爲句。

宋儒不識顧盼。音字。皆讀爲美目盼兮之盼。又不識盼字。而寫作使民盼盼然之盼。音異。又不識此盼字。而讀爲盼。今詳之曰。從丐者音湏。從分者音攀。字去聲。从兮者音異。

本草爾雅言味酢。皆是醋字。今酒醋。之醋乃古酬酢字。誅殊。檇。棹。士士等字。今人亦皆互差。

古今字有七變。一曰科斗書。倉頡觀天地之文。以意度爲之。文字之祖。今之偏旁是也。以漆點木。故其文多似水蟲。故曰科斗。二曰籀文大篆。史籀取倉頡形意配合爲之。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也。以籀書爲大篆。故此曰小篆。四曰秦隸。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爲便用之法。故不爲體勢。非今之隸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世傳秦權秦量。刻文卽秦隸字。人不能別。亦謂之篆。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五曰漢篆。漢器款識。及諸印文是也。卽秦之隸書也。六曰漢隸。蔡邕石經。及諸漢碑之字是也。此體最爲後出。皆有波法。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云。七曰款識。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

篆始一其法。近之學者，取款識字爲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亂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近世戴侗以鍾鼎文編六書，故不知者以其字便於用，無說文整牙之思。多取之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鍾鼎偏旁，不能全有。卽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目本音義，加一卽爲篆字。乃音作官府之官。村字本作邨。从邑从屯。今乃書爲村字。从木从寸。又引杜詩無村眺望餘爲證。謬誤甚矣。況說文無此村字。許慎引經爲證。漢時文皆篆隸。乃得其宜。今侗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文，反以近世差誤俗字，引以爲證。鏘鏘鏘鏘尿屎等字，皆依世俗字爲鍾鼎篆體。各有詳註。卯字所解，尤爲不雅。編首字源，分門類爲次第。倉頡之法，到此書爲一厄矣。學者先觀古人小學書，方知其繆。

喻天有三喻。其間則曰如彈丸。以斗建視日月之行。則曰如倚蓋。言地包天中。則曰如雞子中黃。天之黃道可見。處暑後，秋分前，晴朗日沒時，於高處向南視之。若虹霓斜界，雲氣皆不散入者，是也。

宋賈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相傳是封字。又謂之缺角封。乃長字也。印大將及二寸。其篆法用李陽冰新意。盤屈成文。其前無此體。當是唐時所造。

古神像皆跪坐。後世隨俗，更坐大椅。已失古制。近又改爲大像，長倍於人，而供具屋宇，不復加大。何不思之甚耶。

山海經非禹書。其間言鯀入羽淵。及夏后啓等事。且又多祭祀鬼神之說。中間凡有政字，皆避去。則知秦

時方士所集無疑。柳宗元喜其文，效之爲柳州山水記，用其事爲天對。

何遜春渚紀聞：造雌黃定子法，秦皮、梔子、皂莢各一分，巴豆一粒，去皮，黃明膠少許，同煎汁，和雌黃作定子，陰乾，造朱定子藥同。

曾子名參，字子輿，當讀爲參乘字，不作梳簪切。言於字子游，於旌旗之旂也。見說文。至大改元，婦人首飾皆以金銀作小錢戴之，謂之春錢。越明年冬，有鑄錢之令，三年春錢復行用，其先兆歟。

三代古銅，皆鍊銅爲之，非水土所蝕，體質皆重。宋南渡後，古銅絕無，士夫所用，唯句容新物，已而銅復難得，不能重厚，俗以古銅輕爲貴者，乃句容冶工言耳。

袞十二章，漢以後次第重複。宋真宗時，金人貢一襲，日月在肩，星山在背，當是升龍與華蟲相對，在左右缺也。

古者冕十有二旒，取其蔽明，簪著於武，武束於髮，後世增二十四旒，復以武束於額，簪無所容，乃虛設簪之本末於額左右，其理甚乖。

古稱借書一瓿，還書一瓿，當作瓦甒，承其書卷，古書無方冊，恐其遺落耳。

連昌宮詞：有朝陽未升，簾影黑，至今卻掛珊瑚鉤，豈得宮殿之簾，每旦旋掛耶？

陳州古墓，俗云高柴墓，爲馮馬兒所發，初得石刻曰：逢馬而破，遂發之不疑，然用力甚多，毒煙飛箭皆隨。

機輪而出。因斷其機。得金鑄禽鳥及玉甲片。若龍鱗狀。其他異物不可數計。至今尚有藏者。厚葬如此。恐非高柴。當是陳君冢耳。

鄭元陸元朗。皆以避諱而稱其字。宋儒知元。而不知元朗者頗多。

李賀集美人梳頭歌。有所思。惆少年等。皆它人詩。

世儒有言。謂李商隱作詩爲獺祭魚。以其多檢書冊也。然商隱用事。善於點化。皆無牽強矯揉處。當是博覽所致。非淺學所可議也。

周禮有鑿節。註云。若今印章也。但正面刻字印於上。

季春出火。木所生也。季秋內火。水所克也。故火死於戌。日至戌而無光。

韓昌黎文。與語孟出入。而喜玉川劉叉東野等詩。至於自作。亦效其語。何詩文不相同也。

嵇康養生論有云。齒居晉而黃。六臣竟不能解。及觀醫說。方得其旨云。晉地多聚。人常置之懷袖中。若人之噉檳榔。則知甘味傷脾。故齒黃也。

月中斫桂。西陽雜俎云。吳剛李賀詩云。吳質當是名剛字質也。寧戚飯牛車下。淮南子作寧戌。則知名戚字戌也。

三輔黃圖云。秦作阿房宮。有磁石門。挾刃入者。空中脅而出之。夷人疑其有神。按古兵器多用銅。今石能脅。乃用鐵也。當是銷兵鑄金人之後。兵器全用鐵耳。

徑山僧淨權。字道衡。在陶山時。因與縣宰驅虎。見草色異於地中。得古鐵鼎。有二丹存焉。宰欲取之。即飛去不獲。惟取其鼎權。得其覆鼎磚。其中爲丹氣所薰處。已成白玉。又有古佛六環。銅錫科斗。竹簡墨跡。古畫皆人所無者。工於文章。既寫與人。即不留藏。嘗有南山詩云。紫氣金丹曉。青霞玉井春。畫牛曾寓意。鳴鶴更通神。又好言葛稚川陶隱居事。凡問權未言名字。止曰大迂闊者。即知爲道衡矣。其清致有如此者。

漢五行志。成帝元延元年。長安章城鐵牡自亡。兩谷門牡亦亡。晉灼曰。牡是出籥者。師古曰。所以下門者也。非出籥也。按說文。闔字解曰。門下牡也。當是鑄鐵爲牛。以承轉軸。漢書註例其語。遂致疑耳。古陶器。或言舜時物。按三代銅器。至今存者多不完。舜時更遠。陶益難完。當是秦鑄金人之後。合土爲器耳。

看書板始於周邦彥。謂之倚書床。見美成文集。增冕爲二十四旒。始於後周宇文贊。

唐僧思淨。鑿湖濱石爲大佛頭。其前留兩石壁。正擁其肩。意在不覺與地相接。至元間。富民捨錢修寺。且去其左壁。以右壁鑿爲五指。古跡壞矣。

唐人呼行杖者曰伍伯。別無它義。直以鞭笞之數。至五百而止耳。書室中修行法。心閑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

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以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乃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作書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曲名六么。按琵琶錄云。本作錄要。言錄樂府之要也。康崑崙翻新曲。改爲綠腰。後世作六么。因曲譜字法而從省文也。

黃魯直元暉古印章詩註云。謝元暉若是謝朓。當是玄暉字。按北史元魏諸王有名暉者。當是此耳。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晉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馮婦與徐夫人皆男子。

葉林字去文。錢唐人。與鄧牧俱隱居大滌山。分地而居。或旬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游。則不辟豺虎。白晝危坐。則客至不起。作爲文辭。多世外語。鄧則全效柳子厚也。大德乙巳冬。忽馳書別。親故云。將它往。且詣鄧言別。至丙午正月八日。平坐而化。年五十九。後十餘日。鄧知葉已化去。嘆息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奈何給我言別。吾亦當長往耳。乃述葉君墓誌。又於燈下取葉文集讀畢。而終。其平坐如葉解化無異。其文集皆藏洞霄山中云。

古書皆卷軸。以卷舒之難。因而爲摺。久而摺斷。復爲簿帙。原其初。則本於竹簡絹素云。有人藏得古玉小版。上作人首。身爲玉版。度以浙尺。長四寸半。闊八分。中有網紋。若帶狀。當是漢厭勝玉。